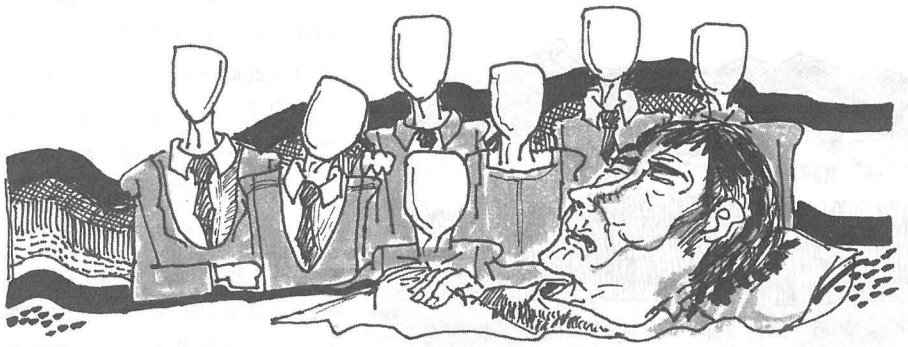
喪禮

盧進德



白色的日光燈，燈光將寂靜灑滿月台，這只是一個小站，一個在深夜裏我暫泊的小站。蟲聲輕輕飲著露水，如心情般沈重的露水。火車輕鳴之後，開始緩緩移動，燈光如潮水般地迅速退去。一隻蚊子迎面而來，却阻於厚厚的玻璃。如那天晚上的蚊子一樣，採取最拙劣的飛行線路。那夜在它侵入枱燈之暈黃之後，雙掌將打破的寂靜殘跡留於掌心。浴室的碰撞聲隨之打破了夜的一切，祖母倒在浴室的地板上。一次高血壓的失去控制，造成了所有努力皆無效的後果，和注定要失敗的結局。車窗外再度陷入了無邊的黑暗，偶有星般的燈火在遠方閃過。

三個小時的數學課之後，在冷清的街道上，我拖著疲憊的身心在公車站牌下佇立，期待早點結束這夜晚，所有的公式定理早已盡拋去。進了家門却空無一人，只留下一紙留言條在客廳的茶几上。

「祖母已於晚上六點餘過世，全家已先趕回老家，見到紙條後，速回。　父留」。

將紙條揉縐棄入垃圾桶後，我整個人拋入沙發椅中，唉！眞是一個惱人的夜晚。在換上一套適宜的深色衣服後，趕到車站搭上了南下的莒光號。雖然，結束以後所有的時間只是空白，却是另一段故事的開始。

這是個依稀熟悉的車站，出了月台，即將破曉的夜風夾著濃的化不開的晨露迎面而來，不禁拉了拉衣襟，將拉鏈提到了頸下。在天未明將明之際，這個車站是沈睡中的小城。站前偶有幾個計程車司機，叼著香煙緩緩踱過。我走了上去，學著上次和父親回來時之方式，一番討價還價後，坐進了一輛八成新的裕隆速利的前座。不久，車子便又一頭衝進了黑暗，除了會車時，遠光燈近光燈的轉換，彷彿一切都是靜止的。

在遠方天際翻魚肚白時，終於回到了老家，穿過水泥鋪成的曬穀場的庭院，我緩步踏入了大廳。盆中仍燒著紙錢，自燭線香散發一股廟味。祖母此時安置在靠牆的一側，覆著白布，躺在由兩塊長板　支持著的長形木板上。接過自父親手上遞過來的香，跪著鄭重地拜了拜。突然哭聲大了起來，我才體會到悲傷的氣氛。但我不想用眼淚表示什麼，情緒的溫度，自己知道就好，何必一味表現於外。抬頭環視在大廳的親屬，在淚水之餘，一夜的倦意是掩不住的，而我該是旁觀者還是演員呢？

一葉枯黃翩然而下，碰觸了藍白相間的圓形標誌後，落在爲露水沾濕的水泥地上，蒼鬱的楊桃樹下，停了三輛轎車。中間的一輛，閃著BMW特有的誘人光芒，在晨光下却又那麼不眞實。而父親的半新福特，只是以收斂的姿態沈睡著。而一旁淺藍色的計程車則畏縮在枯葉之中。

抬起頭我的眼光在樹枝間尋覓，但除了樹葉，一粒果實也沒有。就如兒時的夢，每當要尋的眞切時，却往往了無痕跡，光陰總是將一切事物變形的無法辨認，除了回憶。

我用手抹了一下附在車頂上的露珠，看了一眼被沾濕的手指後，甩了甩了手，思緒就如飛散而出的水滴散開了。怎樣的人生，才能無悔，才能對得起某些人。由於工廠經營不善而倒閉的堂姐夫，在負擔數佰萬元之際，仍死命留著一部進口車。而擁有十數部車子的計程車車行老板的叔父，却仍開著計程車代步。彷彿夏日陽光下的一切，由於過度亮麗反而不眞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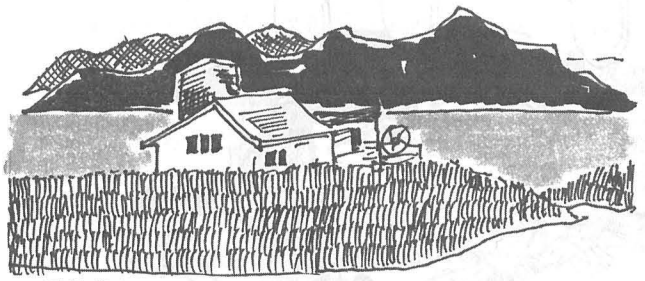
四合院的大廳旁的屋子裏，茶几上一壺老人茶正茶香四溢，在我走入這房間時，正當第一泡完成。四圍坐著父親，伯父、叔父以及一位親族中僅存的長者，我的舅公，亦即是祖母的弟弟。於是我找了一個椅子坐了下來。在閒聊之中進入了正題。

「你們三兄弟準備這喪禮怎麼辦？要知道母親只有一個。如何，要花大錢還是節省一點。」老人家試探地問，看看三個人的臉色。

父親連忙說：「當然排場要弄大一點，管樂隊請個三四隊，五子哭墓，牽亡歌啦，還有那電子花車唱歌的都要，做法事時道士和尙都要有。這樣才不會被人笑我們台北下來的寒酸，對不對？」

「能省就略微省一下吧！花這種錢做面子沒多大意義。何況人死都死了，這些又有什麼用。」叔父提議著。

「這樣好了，棺材買最好的，墓弄大一點，其他的還是意思一下好了。」父親做了一些讓步。



看伯父都不說話，舅父便問：「清泉，你的意思呢？」

一隻脚放在椅面上，抽著悶煙一言不發，有些不甘願的回答：「我不知道，反正花多少錢和我都沒有關係，這件事就由他們兩個去負責好了，反正在我的房子裏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，我不管事。」

「什麼意思，做人家大哥是這樣做法的？」

「不管怎麼樣，我半毛錢也不出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，那有父母過世，做人子女的不用花錢張羅喪禮的，你又不是沒錢。」

「這早就約定好了，在以前我們兄弟分家的時候，我就說了，母親喪葬費用和我沒有關係。」說完就轉身離去，回來時手上多了一張泛黃的十行紙。

沒錯，是那張協議書，我有些生氣。從父親手上，我曾看過和這一模一樣的。那是我高一暑假快結束的時候吧！那時祖母腦溢血病發後半身不遂，臥床近一個月的一個夜晚。祖母又一個人在房裏飲泣，不時大聲咒罵她那些兒女的不孝，整個月幾乎沒有人回來看他。而我正熱衷於電視上愛情故事之進展。父親感慨地歎了一聲長歎，把那茶色的小茶壺在茶碗上轉了一圈之後。不久，一段未嘗提起的往事，自父親口中緩緩流入了我的腦中，而那紙協議書亦是在那時候看見的。

在伯父年輕時，於服完兵役之後，曾經想要丟下鄉下的這一片田，到台北這個大城市闖一闖。畢竟，即使農村土地廣大，也不易容得下一個年輕人想飛的夢，那該是屬於多色彩的城市夢。但是由於祖母的苦苦哀求，祖父的不同意，長子的重任壓得他停下了向外邁出去的第一步。丟下的是滿懷的年少壯志，去守著那片漸漸沒有了生機的土地。而父親却幸運地在服完兵役後，走得相當乾脆，進入台北尋得一片自己的天地，不久叔父也步上父親的後塵。於是，老家就只剩下伯父一人守著。

十餘年過去了，當父親買了好幾間公寓房子和一個店面，叔父擁有一間不小的車行的同時，在鄉下的伯父仍沒有變，依舊是瓦屋和近甲的旱地。每次暑假回老家，總覺得夕陽在此地是如此地蒼老。

十二歲那年，從老家傳來了祖父的死訊，在記憶淺淡的歲月，祖父的喪禮很快就過去了。不久之後，小兒麻痺開始在全島流行，來得相當猛烈，做父母的恐慌一如戰時的歲月。此時，傳來老家整個村落受到蔓延的消息。伯父唯一的兒子，亦就那時被傳染上，不幸的是他的症狀來的相當猛烈，一發就不可收拾。從鄉下火速北上求醫，到台北一進入醫院的急診室便斷氣了。於是，伯父便沒有了子嗣，另一個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。

從此，伯父便痛恨鄉下的一切，痛恨祖母不該留他在這永遠沒有出息的地方，害他落得一無所有。不久，伯父提出了分家的要求，所有的農地和老家的房舍，最後都由他繼承。而那張協議書就在那時寫下的，其中一條是我所難以釋懷的。

「此後，母親之生活疾患以及所有之喪葬費用，一概和其長子清泉無關，特此聲明。」老天！

「舅舅，這一條你看清楚了沒有，白紙黑字交代的很詳細。那時分家時，你也在場，這邊還有你的簽名蓋章，你是證人，沒錯吧！」伯父指著那張紙，有些激動的說。

「清泉，這…這樣做好嗎？」老人有些不知如何說下去。

「沒有關係，他不願意那就算了，何必強求。我和清坡兩個人負責就好了。」父親微怒的語氣帶著一絲的無奈。

「對，就這麼解決，多說無益。」叔父應和著，即使有些不大服氣又能如何呢？茶壺裏的水大概涼了一半了。

父親和叔父到鎮上去張羅，舉凡選棺木墓碑定車子等都要到小鎮上去才能辦好。而一無任務的我，此時更加無所事事，自己尋著一個空房間便躺著休息，閉上眼却睡不著。不解的是，一個生命結束的單純事件，却隱含這麼多複雜的情節，唉！

「爸，祖母的喪禮，你爲什麼不出錢，和兩位叔叔分擔呢？這樣別人會在背後怎麼說，你知不知道。」

「隨便別人怎麼說，反正我本來就沒有什麼身份地位，一個沒出息的種田人，又沒半個兒子，還敢和人家比什麼呢？」



「爸，不要這麼說好不好」略帶懇求的語氣。

「錯了嗎？沒錯我是錯了，錯在當初聽你祖母的話，否則現在也不會如此落魄。」接著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，一聲長長的歎息。

「好了好了，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，再提它做什麼」堂姊連忙勸慰著「是不是沒錢，我去設法好了」

「不是錢的問題，對了，你丈夫不是還欠人家幾百萬，還清了沒有？」

「沒什麼大問題，房子車子賣一賣，差不多可以還清了，以後再做打算了。」

「你說車子賣了，那外面一輛那裏來的。」

「那一輛，是文誠和他的朋友借的，充充場面，老爸，你可不要說出去，面子問題。」堂姊解釋道。

「那一個親戚不知道你們欠了一屁股債，沒什麼用處啦！」

「有總比沒有好，對不對」

嘉南平原即使是三月的陽光，仍毒的令人受不了。棺木在午後，頂著燥熱的風，由拚裝車從小鎮運到。是上選的木頭，沈重異常，幾個大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終於把它弄進大廳放好。

不久，村裏面的「土公仔」準時來到，以極熟練而快速的手法，安排了一切。在棺底鋪了一大堆書寫了許多奇怪符號的黃紙，以及一堆堆的紙錢，一切就緒後，祖母被置入棺材中，一個最後的居所。在哭聲之中，蓋上了棺蓋以及釘上了第一根棺釘。

「母親的金戒指和耳環呢？剛剛好像沒有看見，有沒有讓她帶回去。」伯母一臉疑惑。

「沒有，她死之前交代，戒指留給長孫，耳環則給大女兒。父親解釋說。

「那我做人家長媳的什麼都沒有啊，長孫？我又沒有半個兒子，誰算是長孫」伯母相當不服氣。

「大哥沒有生兒子，自然是我的大兒子當長孫，你有什麼意見。」

「誰規定的，誰同意了，我怎麼不知道有這回事呢？」

「女人家不要在那邊囉嗦，幾錢重的金子，那麼不要臉和人家爭的面紅耳赤，是我們自己歹命，連個兒子都保不住，還有臉跟人家吵。」伯父一臉的火氣：「進去啦，去廚房忙妳的事，晚餐可以準備了。」

那天晚上，連夜趕回台北，重回天天上課的平淡生活，一直到祖母出殯的前一天清晨，才又搭夜車趕回，完成這漫長的喪禮。

一盆紙灰，一排白蠟燭在香煙飄渺間，散發出強烈祭典的氣氛。成排的白色輓聯在靈堂兩側上方排列，黑字在風中輕盪，字體都有些草亂，充分表現出只是充場面的價值。



道士們正忙著敲著木魚，誦經禮拜，所有的家屬披上麻布，輪流隨著道士的指示，手握線香對著靈位祭拜。哭聲斷續自停放棺木的大廳傳了出來，越來越大，大的令人受不了，一種過於誇張的悲傷。這張算是另一種形式的爭戰，或只爲了積聚心中難平的不快，將之發洩。或只是要向別人表示他是最孝順，而此刻他是最悲傷的。而我却一直好像只是旁觀者。

在法事中止休息時，大姑媽試探的問

「大哥，聽說這次花費都是由兩個小的負擔，你不管事情。做人家老大，這樣做不太好吧！」

「再多也花不了多少，讓那兩個有錢人花得舒服就好了，你不要管那麼多事。」有些不耐煩。

「話不是如此說，你不是母親十月懷胎生的嗎？一個人也只有一個母親，盡孝也就這一次機會。」

「孝順要在生前，不要在死後拚命做面子，沒什麼用處啦。想當初，若不是我乖乖的聽他老人家的話，留下來守這片田地，這瓦屋、田地早就不在了。」伯父有些激憤：「我看現在幫她辦喪事，也就沒有這麼順事、最多，在台北殯儀館冷冷清清辦一辦，一輛車把她運回來埋葬而已，還能像今天一樣。」

「這個和那個是兩碼事嘛？不要放在一起講。」

「什麼兩碼事，不管，我不出錢就是不出錢，反正現在的場面讓他們去張羅就好了。」

「你不怕這事傳了出去，別人會在背後說什麼難聽的話，以後你要如何做人。」

「那兩個敗家子，以爲花一些鈔票買面子，就是孝順就能做人，我就不能做人嗎？」伯父吸一口煙之後，吐出在深鎖的眉宇間散開。「唉！都怪我癡我呆，當初若不是一念之差，今天也不會落到這種地步，讓你們來數落我的不孝。」

「大哥……」姑媽感到有些難堪。

「敗家子是誰，你最好把它說清楚」耳尖的叔父靠了過去。

「你啦！還有誰」

「你罵人也要有根據，我也沒有分到半間房子，半分田地，罵什麼東西。」

「憑你們丟田棄家不顧，跑到台北挖金塊。」

「你才是敗家子，田產讓你賣的剩不到一半，幾十年的老瓦屋也未嘗翻新。人家四周圍鄰居，那一間不是新樓房，你有什麼好囂張的。」叔父眞的是生氣了「田裏的事，你什麼時候認眞過，還不是大嫂一個人在忙。整天有事沒事就往賭場跑。」

「你在教訓你大哥是不是，我就是愛賭，如何，老的都不管我，你廢話什麼。」

「誰有那麼多好工夫，管你要死要活」

「哼！」叨著還剩半截的長壽煙緩步離開，留一地的煙灰。

透過麥克風，悽慘的哭聲自音箱中重現，震撼的不是那悲傷訊息的強烈傳遞，而是刺耳的高分貝音量、隨著歌仔戲般的曲調，五子哭墓努力的營造氣氛。時而在地上爬行，時而叩頭貼地，但掩飾不了十足的虛假。花錢得來的哭聲，以職業水準持續著。突然，在堂姊懷裏的小孩，也放懷大哭起來，哭的滿臉通紅，最天眞無邪，最純眞的哭聲。

「乖，不哭不哭」堂姊努力地搖著他，試圖安撫他。或許是受到放大的哭聲驚嚇，哭聲却越來越大，一種令人感到滑稽的場面。

「來，給你祖母再拜一拜，求她保佑孩子，不要嚇到他。」伯母遞給堂姐一束香。

哭聲依舊，一種本能的哭泣，突然五子哭墓那邊聲勢小了下去，麥克風壞了。只留下一種單調的聲音，彷彿世界隨著聲音而單一化了。

午夜，法事繼續著，精神早已麻痺，隨著夜之深沈而加重。半夜，起風了，雨隨著風的尾巴飄了下來，點點滴滴打在帆布上，發出有韻律的聲響伴著木魚聲。我們捧著牌位隨著道士打轉，引導祖母在陰間行進，進入西方極樂世界。

「過奈何橋了」道士喊著

「過橋了」我們隨著喊

「過河了」

「過河了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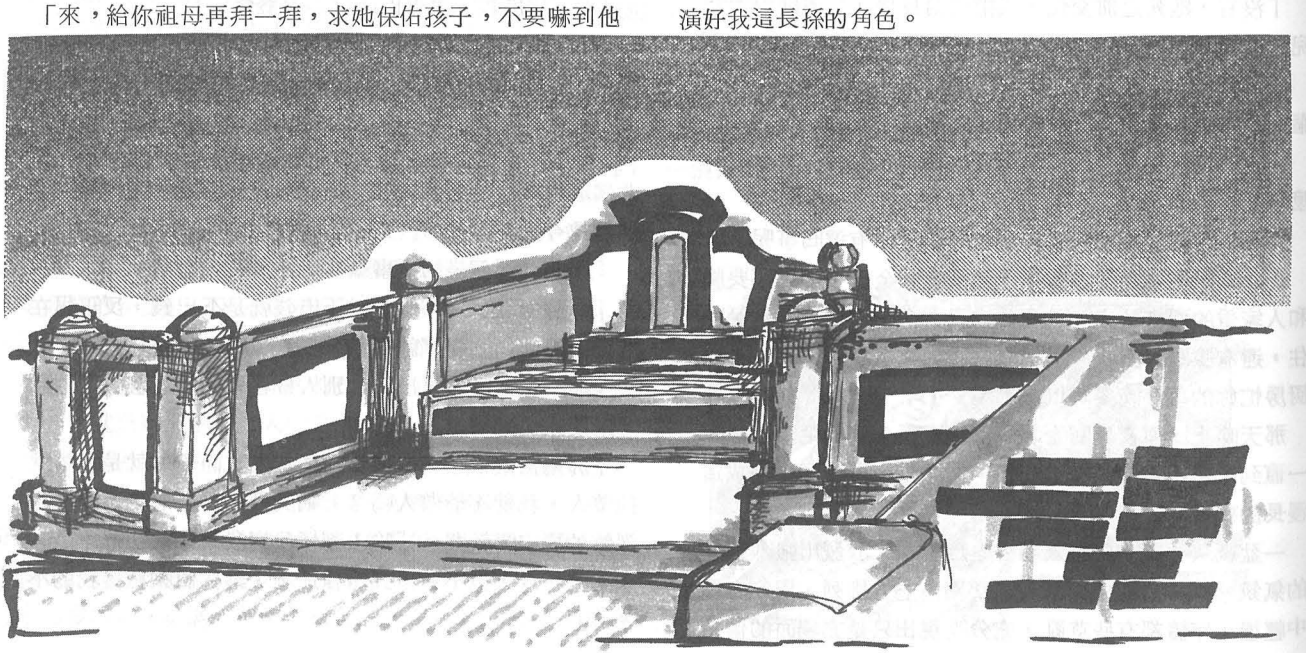
「上船了」

……

這個夜晚很長，但始終是要天明的。遠處的犬吠漸趨沈寂，而公雞開始此起彼落的喧鬧著，天際終於吐白了。而祖母帶著笑容自祭台上往下望，那是一種深藐的笑，一種年代久遠的笑，由於相片面容之過於年輕。

人們忙著走進走出，各自忙著自己的工作。一切都在無形的規則中進行著。這是屬於中國的，一個只能接受的風俗。

一列長長的隊伍緩緩前進，往山脚下的公墓前進。這是一列熱鬧的遊行隊伍，管樂隊奏著，五子哭墓哭著，而電子花車車上的女郎唱著跳著，一邊在緩解羅裳。此際若我是在參觀的人群，我眞想放他一長串鞭炮助興。但我只是在行列的前頭，捧著牌位，偶爾在兩頰上掛上淚珠，努力演好我這長孫的角色。



小說總評

王文興　福建人，生於民國二十八年（一九三九年），在台灣長大。台北師大附中畢業，入台大外文系，獲文學士學位，爲「現代文學」雜誌創辦人之一；留美愛荷華大學（***University of Iowa, Iowa city***）小說創作班，獲藝術碩士學位，現任教於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，擔任小說課程，提倡精讀。著有「十五篇小說」（洪範版）、「背海的人」（洪範版）、「家變」（洪範版）等。

第一名——

「明年我們去拜拜」

優點：1.以興家與永慈的同情心爲徑，題意高潔，描寫亦優美動人。2.五個青年人物描寫傑出。3.五個青年人物初次會面時場面逼眞。4.廿、廿一頁心理描寫精確入微。

缺點：1.全文尚須進一步剪裁。2.諸青年會面之前敍事雜亂，文字亦較粗略。

第二名——

「光環」

優點：1.語言簡扼明要，節奏優美，爲諸作之冠。2.敍述有條不紊。3.回憶之安排，位置得當。

缺點：1.寫意略淺。2.缺少情節。3.缺少人物性格。

此作以語言優異，選爲第二名。

第三名——

「喪禮」

優點：1.大伯一角合情合理，言談逼眞。2.倒敍之穿插，位置適當。

缺點：1.缺少故事。2.商量治喪事宜之前，文詞雜亂，敍事亦欠清晰。

得獎感言

第一名

醫三甲温素瑩

這是個什麼樣的世界？我是個什麼樣的人？此生，我將在空間與時間的何處定位？他日，當我離開世間是否含著笑？老實說：只有上帝與我能解。

得獎感言

對自己一向有作功課的小小要求，每隔一段時間瓣反省的蛹成文字的蝶。評價如何、得獎與否，都是添在錦上的花，最重要的，是我以關心和熱情織就屬於自己的錦。

